



▲战斗英雄杨育才。

◀志愿军68军203师607团围攻南朝鲜军首都师指挥所。

奇袭白虎团的领军英雄杨育才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康鹏

作为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”剧目,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10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开演。《奇袭白虎团》的故事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迹,侦察英雄严伟才的原型,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3师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。

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背后有哪些细节?严伟才的原型杨育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20多年前,记者曾对杨育才进行过采访,他的传奇战斗经历一直历历在目。

13人组成奇袭小分队

杨育才 是陕西勉县定军山镇杨家山村人,1926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解放战争时期,国民党军队抓壮丁,杨育才被抓到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团部当了传令兵。

1949年3月,杨育才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捉了俘虏。杨育才苦大仇深,当即加入解放军。1950年底,已经入党的杨育才随部队入朝作战。刚入朝,由于地理环境不熟,团里决定成立侦察股做先遣队,侦察地理地形和敌人动向。在选拔侦察员时,连长特地推荐了杨育才,说杨育才臂力过人,善使机枪,而且胆大心细,最适合做侦察员。

此后,侦察员杨育才多次只身赴敌营抓“舌头”、搞情报,立了几次大功,团部任命杨育才为侦察排一班班长。

1953年6月8日,中美双方终于达成“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”,向和平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。然而就在6月18日,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却扣压了朝鲜人民军2.7万名战俘,企图破坏停战和谈。为配合停战谈判,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和朝鲜人民军领导经过共同研究,决定在金城前线发动一次夏季反击战。

杨育才所在的68军203师607团是金城战役的攻坚团,对面的守敌是李承晚的王牌军——人称“白虎团”的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。南朝鲜首都师是李承晚军队中的“精锐师团”,而首都师第一团又是首都师的“王牌团”。

志愿军准备在7月13日向李承晚军队阵地发起进攻,203师负责攻歼白虎团。白虎团配有机甲团的1个营,4个炮兵营和大量的纵深炮兵和航空兵支援,再加上美军的参战部队,战斗力非常强悍。如果贸然对这样坚固且火力凶猛的阵地发动进攻,伤亡必然非常惨重。203师首长经过研究决定:由607团派一个侦察班,利用敌军兵种混杂、各不熟悉、战况混乱的空子,采取化装袭击的手段,直捣敌人心脏,奇袭白虎团团部指挥中枢,以配合我主力部队全歼守敌。

这一重要任务决定着整个战

役的胜败,607团首长选中了副排长杨育才担任侦察班班长。杨育才挑选了10名智勇双全的侦察员,还调来两名做翻译工作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——韩淡年和金大柱,组成了13人的奇袭小分队。这支奇袭小分队,以后也被称为“化装班”。

杨育才身材魁梧,穿上美军军服,戴上美式钢盔,脚蹬大头皮鞋,化装成美军顾问,其他12名队员全部换上南朝鲜军队军装,化装成护送“美军顾问”的李承晚伪军。每个队员都配备了手枪、冲锋枪、手雷和手榴弹。

抓获逃兵审出关卡口令

1953年7月13日21时,志愿军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,金城战役打响了。同一时间,杨育才率领的化装班也出发了。侦察员们在主力部队炮火的掩护下,踏上了直插二青洞的公路。随着越来越深入到敌人的腹地,他们发现,狡猾的敌人警备异常严密,在前面设有重重岗哨。杨育才想:最好能逮住一个“舌头”,问出敌人的口令。

在公路上行进的过程中。杨育才借着敌人的照明弹习惯性地回过头检查队伍中是否有人掉队,惊奇地发现队伍后面竟然多了一个人。杨育才悄悄命令身边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淡年去查个究竟,韩淡年走到队伍后面,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过了那人手中的枪。原来,这是一个南朝鲜军队的传令兵,被志愿军强大的炮火吓破了胆,为逃命溜出了工事,逃跑时恰巧遇上了化装成南朝鲜军的化装班经过,还以为是自己人撤退了,就糊里糊涂地跟在化装班后面往前跑。

韩淡年很快盘问出白虎团团部的情况,这个传令兵还交待了当晚敌军的口令是“古伦姆”“欧巴”(朝鲜语“云”“雾”的意思)。

处理完俘虏,化装班在行进过程中,发现有两名南朝鲜士兵走了过来,正是对照口令的好机会。杨育才让韩淡年首先问敌人口令,韩淡年高喊一声:“站住,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敌军怯生生地回答:“我们是游动哨。”“口令?”韩淡年问,敌军马上回答:“古伦姆”,韩淡年接着补上“欧巴”。口令对上了,化装班与两名敌军游动哨擦肩而过。

两名敌军游动哨的回答证实了俘虏交代的口令属实。化装班顺利通过了敌军的岗哨。

利索打掉白虎团团部

白虎团团部位于二青洞西南山谷内,四周全是悬崖峭壁,只有一条小路纵贯整个山谷。14日凌晨2时40分,化装班插至白虎团团部所在铁丝网外围。发现团部是由铁丝网围起来的,团部门前停着大小30多辆车。团部中间有三排木房子,对面山沟左侧是警卫排。木板房里

有一间大房子是会议室,里面灯火通明。当时,白虎团团团长崔喜寅正与赶到此地的机甲团团团长陆根珠、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以及其他军官在商量增援一线部队的对策。

杨育才把化装班分成四个战斗小组,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向敌人猛烈开火。“哒哒哒!”第一小组首先向警卫排发起了攻击,听到枪声,杨育才大喊:“狠狠打!”顿时,子弹、手榴弹向哨兵、汽车、木板房飞去。白虎团团部里到处是枪声、爆炸声。杨育才带领两名战士堵住会议室门口,往会议室里投进了几颗手榴弹,随着两声巨响,顿时灯灭屋塌。正在开会的敌军军官根本没有想到我军侦察员会直捣团部,毫无防备,大部分敌军军官被打死。

对混乱的敌军进行的围歼中,敌机甲团团团长陆根珠当场被击毙,敌军事科长、榴炮营副营长等人被俘虏。白虎团的那面白虎头的军旗,也被化装班缴获。接着,化装班又炸掉了附近的油库、弹药库,把白虎团团部搅得天翻地覆。

团部一垮,整个白虎团全线崩溃。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在逃出白虎团团部后,被我另一个侦察化装班俘获,成为志愿军俘获的最高级别的南朝鲜军队军官。14日中午,首都师残兵败将撤到后方。一夜之间,他们负责死守的10公里宽,纵深8公里的防线丧失殆尽。而令人惊奇的是,杨育才的化装班13个人,只有一人受了轻伤。

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:跟在化装班后面的那名敌军传令兵被抓获并审问出口令后,侦察员们把他捆起来堵上嘴放到了山洞里。杨育才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却说,把俘虏捆起来塞住嘴放在草丛中隐蔽起来,在战场上其实是不可能的。真实的情况是,在审问出白虎团有关情况以及口令后,这个传令兵随后就被侦察员用匕首刺死了。谈及此事,杨育才说:在硝烟弥漫、血肉横飞的战场上,任何一个细节处置不当,都会使战斗结局发生逆转,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当时没有办法,必须杀死他。否则,这个敌兵一旦逃脱或者被其他敌军发现,说出化装班的情况,整个奇袭计划将功亏一篑。战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次传奇般的特种作战行动打乱了白虎团的指挥体系,有力地配合了大部队作战,为金城反击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。1953年7月27日,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和李承晚政府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奇袭白虎团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极为精彩的一仗。

为表彰杨育才及所率侦察班,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杨育才记特等功,1953年10月杨育才被授予“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”称号。侦察班缴获的白虎团的“优胜”虎头旗也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,成了白虎团惨败的历史见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

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”近日,文学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正式上映,该片聚焦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人生经历,是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。在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陈传兴看来,《掬水月在手》与之前的《郑愁予·如雾起时》《周梦蝶·化城再来人》一起构成了“诗人三部曲”——郑愁予是诗与历史,周梦蝶是诗与信仰,叶嘉莹是诗与存在。

陈传兴,1952年出生于台北。地图,星夜,礁岩与浪,他们在岛屿写作,在时间的尺上镌下刻度。2011年4月,6部以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为主题的文学纪录片同时上映,文学的心跳与电影,在海峡两岸引发关注。截至目前,该系列的13部文学纪录片,保持了较高的网络评分和口碑,“岛屿”系列也成了陈传兴文学纪录片的代表作。

诗词拯救了她,她复活了诗词,这是96岁叶嘉莹先生的文学生命概括。提到《掬水月在手》时,陈传兴说叶先生一直以传播中国古典诗词为己任,“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,也要把好的东西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作为导演,对于纪录片的“初心”,陈传兴在极力探讨“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、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”。应该说,这样的初衷延续了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的精神内核。

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,一座中式四合院,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。2017年,《掬水月在手》开拍,大部分场景在迦陵学舍拍摄。

“捧起一把水来,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。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。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‘距离’,在你的想象之间,可望而不可即。”叶嘉莹这样解释“掬水月在手”。

《迦陵谈诗》《迦陵谈词》是陈传兴上大学时的必读书目,也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必读的两本书,而且要进入中国诗词世界,也是必读的。在他看来,这些年叶先生在推动诗教,推动诗的传承,而当下对诗而言是不利的,包括阅读、欣赏和写作,面对艰难的状况,她还是以一种使命感来推动。

文学纪录片,自然离不开对文学的讲述。但观看《掬水月在手》时,我们仿佛看到了陈传兴有意搭建的一座文学之外的迷宫,发生了“一千个观众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奇特景象。

对纪录片本身的解读,特别是影片中大量空镜运用,从寺庙到古迹,从壁画到浮雕,看似无意又实有所指,有人对这种拍摄剪辑手法津津乐道,也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人物主角与影像叙事之间的割裂。其实,纵观叶嘉莹的人生经历,从大陆到中国台湾,再从中国台湾回到大陆,是古典诗词陪伴她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说: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”拍摄纪录片时,陈传兴的脑海里时常会闪过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他说,“这何尝不是一个百年孤寂,一个中国版的,一个诗人的百年孤寂。”

谈及文学纪录片,陈传兴意在空间影像上,借用回溯,尽量接近诗词的意境。他说,在纪录片结构里,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,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古诗词的那个时候,虽然大环境变了很多,但很多古迹没有变,石雕在那里,铜镜在那里,敦煌的壁画也在那里。

诗意电影,这是陈传兴想要表达的。“空间上采用传统的胡同和四合院,音乐上就用《秋兴八首》贯穿,这样电影的整个结构就贯通了。”

对很多人来说,陈传兴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,随着《掬水月在手》公映,他的“诗人三部曲”终章引起巨大反响。其实在导演身份之外,陈传兴更是摄影家、作家、学者。

近期,与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一同亮相的还有《岸萤》,这本书被称作是陈传兴的精神自传,集回忆录、思想史、电影述评、摄影评论于一体,语言绵密铺陈,思维超脱跳跃,甚至连封面装帧和内页设计都别具一格。18万字全部是他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,花了5个多月时间。“钢笔尖都写坏了,但我很享受墨水写完后,急迫想要汲取墨水继续书写的快感。”但从阅读体验上,《岸萤》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的。

在《自序》中,陈传兴写道:《岸萤》追忆漂泊于异国他乡青年成长叙事,八个篇章,八个文本国度,映照昨日残影,重写波斯人信札。

作为留学法国的文化先行者之一,陈传兴1976年去到巴黎,在巴黎住了10年,直到博士毕业。留学岁月里,陈传兴徜徉在巴黎的艺术氛围中,感悟着时代的洪流,他收集并记录下有关哲学、艺术、影像的种种印痕,并在之后多年深耕于影像的探索和实践。

对于影像和文学之间的穿梭,陈传兴曾说,文字和影像的跳跃,像在玩跳房子的游戏,“文字和影像是我的两只翅膀,靠着这双翅膀我能在诗意的天空飞翔,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超越。”

一部纪录片可以概括叶嘉莹的人生,但不能讲述叶嘉莹的全部。从“诗与存在”角度看,超越纪录片,透过空镜头的诸多意象,导演陈传兴所传达的,是诗意的栖居,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整个世界,也是诗人世界的存在。

【人物志】

陈传兴：用镜头搭建『诗与存在』

